

文影联动打造共生共荣新生态

——五年来影视文学改编探索 □本报记者 许莹

近日,电视剧《风起洛阳》与电影《古董局中局》正在热播热映中,“含庸量”一时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与其说“含庸量”,不如说观众愈发认识到,文学作品、作家思想在影视改编中的重要价值。紧张筹备路演宣传的马伯庸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学是诗化的表达,影视是视听的艺术,二者是互补的关系,更进一步讲,影视化是文学的延伸,文学是影视化的凝练。五年来,文学与影视的互动愈发紧密,一方面,文学为影视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扎实的文学创作本身为影视品质提升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影视帮助文学实现了内容价值的最大化,并反向助推文学作品与作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从而有效释放了文学IP的长尾效应。文影联动打造共生共荣新生态,以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不仅因为文学原著本身是一间优秀的房间,更因为这个房间有着极为坚实的基础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五年来,影视文学改编作品心系国之大事,自觉肩负时代担当,把握全局、把握大势,与党同心、与民同心。根据阿耐所著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分别于2019年、2020年与观众见面,两部作品串联起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深度表现了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改革实践者们的挣扎、觉醒与国家形象塑造的两次参与影视改编过程的编剧,坦言第一次接触到《大江大河》这个项目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维根斯坦传》中的一句话:“好的作品就像一扇沾满灰尘的窗户,每个透过窗户窥视自己人的人,最后都能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回想创作历程,唐尧告诉记者,“其实,书写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我和我的搭档并未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因为之于我们这群人,这段历史似乎太近,近到还无法看清。但我们最后还是决意做这个‘搭窗户的人’。不仅因为文学原著本身是一间优秀的房间,更因为这个房间有着极为坚实的基础——这个国家四十年的奋斗与变化,它值得记录,也让后来者从中看见父辈们奋斗的影子。透过《大江大河》系列,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场愉悦的创作旅程,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文学是影视



的母体,但归根结底,现实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母体。”在扶贫题材电视剧中,根据赵德发长篇小说《经山海》改编的电视剧《经山海》表现抢眼,该小说于2019年3月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三期刊登,并入选中国作协2018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时代需求与历史文化的有机化合、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有机化合、新人成长与世情国运的有机化合,都细化在乡镇基层干部吴小蒿面临的种种身心考验和经受的种种复杂境遇中。在依法治国、打虎拍蝇的大背景下,改编自周海森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突围》发出时代强音,让观众看到反腐倡廉绝不是“纸上谈兵”,进一步彰显了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文学改编为光影长廊留下了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形象

“文学即人学”。人物塑造得好,影视作品就成功了一大半。例如在谍战剧的光影世界里,根据界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叛逆者》,根据海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麻雀》,根据小说《惊蛰》改编的电视剧《谍战深海之惊蛰》等,塑造出诸如林楠笙、陈深、陈山等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仰者形象。事实上,影视文学改编的一个优良基因正在于对人性的关注。海飞谈到,“作为小说家,我潜意识里写的是人性,作为编剧,我仍然关注着人性,但我需要选择桥段,呈现给观众最佳故事状态。”

以人民为中心,文学改编也在现实主义向度为影视创作提供强大动能。根据陈忠实同名小



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17年播出后引发广泛反响。站在经典文学作品肩膀上的影视改编,不仅将黄土飞扬的八百里秦川搬上荧屏,更以独特的情感体验怜惜着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人。根据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装台》于2020年登陆央视一套,在流量当道、集中展现一线城市的都市剧市场,这部看似没有“卖相”却诚意满满的作品为普

通劳动者“装台”,为国剧赢得了应有的体面,原著中对人性深处的剖白与烟火生活的体察为该剧涂抹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亮丽底色。“人人都笑余欢水,人人皆是余欢水”,改编自余耕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12集网剧《我是余欢水》成为播出当年现象级作品,并为现实主义短剧创作打开了广阔思路。剧中中年男人余欢水命运的大起大落也敦促观众反思——人究竟应活出个什么样子。电视剧《理想之城》起笔职场落笔时代,作品改编自若花燃小说《苏筱的战争》,不仅真实撕开了



职场人的生存现状,更带领观众向着美好、公正、理想不断掘进。改编自吕铮同名小说、并由他亲自参与编剧的电视剧《三叉戟》倚重文学精神本身,采用了与过往以案件为中心结构故事全然不同的叙事方式,转而选择以人物带案件,用人物推进叙事发展。改编自鲁引弓同名小说的《小欢喜》展现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众生相……

眼光向下,艺术向上。文学作为中间桥梁,不仅在内容层面拉近了影视艺术同人民的距离,文学创作者本身同人民、同土地的深情厚谊也成为影视作品中反复书写的对象:电影《柳青》(2021)聚焦作家柳青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在陕西长安皇甫村扎根14年创作出《创业史》的故事。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1)中,贾平凹、余华、梁鸿三位作家与马烽女儿段惠芳作为重要叙述者,从吃饭、恋爱、生病、故乡等18个章节,深情凝视了土地的褶皱与人民的表情。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以影像为载体跟随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等6位作家重返文学发生现场……事实证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



艺谭

当下正在发生的数字技术革命,已开始各个领域引发世界的变革。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力,也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在电影领域,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电影的产业格局。同时,也在内容生产层面改变着故事世界的建构模式。这也意味着,未来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以及文化产业竞争,将不仅仅在现实维度,更会在虚拟的、超越现实的多重维度中展开。由此,中国电影的发展也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电影化的叙事表达过程,实际上是运用视觉形象将现实与想象予以符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电影创作者运用艺术去创造和构建一个“象征世界”的过程。“象征世界提供了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获得了对生命经验的主观理解,隶属于不同现实领域的经验汇聚到同一个意义世界的穹顶下。”也正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象征世界”是电影媒介建构“电影现实”,并通过社会和媒介发生作用的基本路径。其中,视觉形象是建构电影现实、建构象征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要素。那么,如何理解形象?事实上,任何形象都具有精神层面的再生产性。并且,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对视觉形象赋予意义的过程。无论是胶片时代,还是当下数字技术时代,银幕形象的创造和生产,都会在人的精神层面引发意义的再生产性。

如果说胶片时代,囿于再现技术的局限,银幕视觉形象的再现往往受制于被摄体的存在形态的话,那么到了数字技术时代,尤其是进入到虚拟技术时代之后,电影创作者已然可以超越视觉再现的技术局限,甚至是超越物理摄影机的各种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和建构出一个虚拟神话世界,一个与现实世界具有交互性的超现实的“象征世界”。与此同时,当代科学的发展不断形塑着新的文化时尚,现实世界已难以满足当代人多维度的生命体验需要,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已逐渐成为满足当代人“第二人生”需要的重要存在场域。并且,随着人类网络与计算机网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虚拟的超现实世界必然会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汇、碰撞,甚至是融合、冲突的重要场域。在此过程之中,如何有效建构起一种极具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形象,就成为未来电影文化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命题。

就国家文化形象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蕴含秩序与价值取向的意义系统,同时,在更深入的层面,形象所反映出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然、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西方将自然、世界作为观看的对象,从而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确立起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则是将我置于世界之中,通过心灵去感知自然和世界,从而

数字技术时代电影的文化竞争力

□孙承健

在人與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自为调和、持中”中确立关系。某种意义上而言,感知方式的差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对生命经验本身的认知和理解。正是基于此,作为20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视觉媒介,电影通过银幕的视觉形象,在内在精神指向层面,所要表达和试图分享的正是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经验的认知和理解。

与绘画、建筑、雕塑等所不同,电影的视觉形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根本上是与内容叙事本身,构成合力作用的一种存在关系。电影视觉形象的表意方式是通过运动影像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每一部电影的视觉形象,既构成一种历史的断代描述,同时也构成连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如此类类的视觉形象,通过精神的再生产性,又集成为一个国家时代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象是普遍观念,生发出各种特殊的相物(和谐、摹仿、类比、共鸣),这些相物通过‘知识形态’把世界聚拢起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电影人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创造了中国电影历史的辉煌,尤其是在新时代文艺精神的引领下,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愈加清晰,彰显出一种时代精神与民族气质。

而在另一层面,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就具有非现实主义的文化传统,运用非现实的艺术手段,表达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批评,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可谓硕果累累。这也即是说,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实际上都是观照社会和现实的一种态度。在应对虚拟世界的文化竞争层面,现实与非现实,甚至是超现实等艺术手段的多样化表达,才会更具文化创造性,更具文化竞争力。新世纪以降,数字技术革命开始全面渗透到电影产业的各个领域,推动电影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之中,就内容生产与故事世界的建构而言,数字化虚拟制作技术正在对传统电影的本体观念、美学形

态,甚至是整体的产业形态产生极具颠覆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技术革命给发展中的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基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文化竞争力,不仅要在现实维度中展开,更要在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中展开。这就需要中国电影人,在科技与艺术融合层面,不断充实自己,不仅要超越超现实的想象与艺术创造性,更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积累。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未来虚拟世界的文化竞争。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时代电影的社会化功能,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再现现实的艺术功能层面,而是要在增强现实,甚至是超现实的艺术功能层面,彰显出国家形象在电影中的文化影响力。

为什么是《长津湖》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电影《长津湖》自上映以来势如破竹,刷新多项中国影史纪录,并成功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军,这一成绩无论对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还是对中国电影历史来说,都意味深长。12月2日,由中国影协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长津湖》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中国影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仲呈祥、王一川、袁新文、胡智锋、贾磊磊、张颐武、周星、李道新等专家学者和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于冬出席研讨会。与会嘉宾就影片的思想价值、叙事范式、视听语言、艺术风格等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认为《长津湖》是党领导下电影行业充分发挥新时代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结出的丰硕成果,是一部具有史诗格局、家国情怀、气韵沉雄的中式战争巨制。

胡孝汉在研讨会中表示,新时代中国电影要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就要紧扣时代主题、拨动人民心弦、拍出艺术新意。《长津湖》获得成功,因为影片正面回答了抗美援朝为什么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并以新时代的艺术家手法解答了志愿军战士为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张宏认为,《长津湖》之所以取得骄人

成绩,要归功于影片主题宏大、场面震撼、结构缜密、人物饱满、制作精良,《长津湖》彰显了中国人民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在当下,更需要这样的影片告诫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鼓励我们顽强奋斗、勇攀高峰。《长津湖》是新时代战争电影的标杆之作,影片节奏得当、大小场面运用适度、特效水准上乘,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的里程碑,为此同类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于冬回顾了《长津湖》的拍摄经历。他说这不仅仅是中宣部电影局亲自指导的命题作文,更是几代导演的梦想。由于长津湖战役特别惨烈,我们的牺牲和伤亡很大,所以在以往拍摄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作品中很少提及东线。长津湖战役之后,毛主席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道,“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多人,中央对此极为怀念。”据于冬介绍,三位导演创作分工、风格特质各有不同,陈凯歌注重历史观、史诗气质,比如开篇九兵团登上火车的大场面,重点负责对时代气息的营造;林超贤主要负责激烈的战斗场面,努力做好双方对峙场面严谨认真的还原,以彰显当

年胜利的来之不易;徐克导演负责总剪辑,将美学风格进行统一。三个导演以自己的特长各有侧重,吴京等演员也奉献了自己的精彩演出。最终,《长津湖》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现在的成就。于冬谈到,《长津湖》投资14亿元人民币,超过2亿美元。疫情期间,好莱坞都没有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复产复工速度更晚于我们,但是中国的影视公司能够在疫情期间克服困难,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A级制作的规模,着实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勇气和实力。遗憾在于,受疫情所限,最适合美军的相关好莱坞工会演员无法来中国参演,只能邀请在国内的外国演员饰演。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长津湖》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赢得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它也是在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所做出的响亮而有力的宣言——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长津湖》所引发的“涟漪效应”,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抗美援朝,以及这场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抗美援朝精神,并作为一个引领性的社会话题,让民众得以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许莹)

真正的强壮来自于生活的磨砺 专家观摩研讨电影《雄狮少年》

12月5日,电影《雄狮少年》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电影《雄狮少年》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考验,最终凭借满腔热血和冲劲,成为自己心中“雄狮”的热血励志成长故事。与会专家认为,电影作为少有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在时代价值、类型探索、人文关怀、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将于12月17日全国上映。

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电影《雄狮少年》监制张苗认为,关注当下是动画的表达责任。事实上,动画和现实生活之间必然存在卡通度和真实度相区别的问题,但在这部动画电影中,主创团队试图探索了动画表达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为更好表现真实感,在形象设计之初,张苗坚定选择了去滤镜的做法,“不能是大眼睛的萌宠,不能那么卡通。”据悉,《雄狮少年》是“中国少年宇宙”系列的第一部,张苗谈到,在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进发的路上,宇



宙观意识将在一个共同的表达方向上,使风格各异的不同影片之间能相互借力。专家认为,在题材选择上,近年来高票

房国漫题材绝大部分都是以仙侠、鬼怪为表现对象,《雄狮少年》以其富有坚实的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艺术基础的现实主义品格而更难能可贵;在文化呈现上,影片生动鲜活、颇具感染力地展示了舞狮文化与岭南地域文化;一方面,影片对舞狮的表现融合了武术、舞蹈、杂技等力量之美。另一方面,影片对富有岭南地域文化的衣、食、住、行进行了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刻画;在人文关怀上,影片对平凡者、卑微者、受伤者抱有“理解之同情”,唤醒其内心那一声“狮吼”,激活其尊严,在底层叙事、成长叙事、亲情叙事中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在喜剧风格上,影片自然达到喜剧效果,不少喜剧桥段充满生命力和文化情怀,很好地处理了“泪”与“笑”的关系。专家谈到,影片作为一部合家欢动画电影,激发了人们对于真正的强壮来自于生活的磨砺和展现美的真谛的思考,特别是充满象征性的狮头,人物的外表隐于狮头后,观众所凝神关注的正是美的本质内涵——心灵之美、力量之美、爱之美。此外,多位专家表示影片在音乐使用方面亮点突出。相信每个角色都能从这部片子里看到自身成长之路的影子,进而产生共鸣共情。

(小宇)